

羅家父女

——
唐人曾譯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羅家父女 LES OBERLE



法國 HARAUCOURT 著
西 毫 唐 人 會 譯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版		所
權		有

編譯者：唐人曾

發行者：新聲戲劇編譯社

總經售：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上海周家嘴路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定價：三角

序

各民族在其歷史上都有過失地的痛苦。其不同者或爲時之久暫，或爲部份之大小而已。法國於1871年將其東北二省割歸德國，其國人均認爲奇恥大辱，立志要定期收復。該二省之居民則在強權壓制之下，力向德國要求獨立。同時亦有少數無恥之徒笑顏事敵，甘心出賣其同類，一味效尤戰勝者之橫暴，而圖一己之利益。本劇主人公羅帛來父女，卽此敗類之尤者，漢奸之模範也。然而漢奸終無好下場，羅氏父女所遇之不幸可爲一般漢奸作一當頭棒喝！

至於人類文化應有之偉大力量與夫失地青年志士全家救國之苦衷，亦可於此劇中窺見其一二。公意不能侮，輿論不可欺，劇中于而立巴師典二人乃極好代表。家庭間各種愛情亦包含此一劇中。

我國失地百倍於歐戰前之法國；漢奸之伎倆更登峯造極。然我青年志士與法國當時之青年相較則更能符吾熱望也！故余特爲之譯此書。

一九三六，雙十節 譯者

人 物

舅舅于而立

羅篋笠

羅帛來若瑟

羅若望

王法愿

巴師典

賈士畏伯爵

顧問卜晒恪

羅帛來侶嬉

羅莫妮

巴娥弟小姐

卜太太

羅 家 父 女 人 物

駱太太

克太太

一位老婦人

教授克那布

教授王反根

稅警頭目

稅警

鄉人甲

鄉人乙

年青鄉下人

老頭兒

第一幕

還鄉

七嶺茂林，七月底天氣，日將西歸之時；林中有路一條●台上靜寂，德國憲兵二名由中間走過，慢步無聲，遠處有騎兵鈴響聲。

千而立——（由後台上●方行數步，忽聽鐘樓鐘敲六下，乃停步，作觀錶狀○）

媽的！六點十分！我要誤車！火車不僅到了車站，應當開過了：我用不着跑了，瞧這個樣，這就是我一生的象徵，我應該在我座旁刻着這句話：趕車不及，火車如飛而去…忍着點吧，咱們先吸袋煙。（取煙袋

裝煙)小孩子一定經過這裏，既沒有到車站親去接他，只好在這裏候他了，可是我沒有到車站去接他，心中着實難過，應該在那裏見着他，用雙手抱住他才可以，因為他竟然轉回我們這亞耳沙士。

(方欲落坐，巴師典同娥弟走至)

巴師典——哈！這個！這不是于而立舅舅嗎！

于而立——我這舅舅是大家的，有什麼只管吩

咐！巴師典您好！娥弟，好！

巴師典——你這人，在這幹什麼呀？

于而立——我誤了車！

巴師典——在林蔭深處？

于而立——豺狼出沒之區，我就是隻狼。

巴師典——我當你是狗熊。

娥弟——哦！爸爸！

于而立——娥弟，他很有道理，我生就過這單獨生活的命。

巴師典——你的命……也是你的快樂。

于而立——不一定會常常快樂。

巴師典——怎麼不是！人們總可以這樣想，誰能把你從你的窩內掏出來，你誤了車好像你

耽誤任何約會一樣。

于而立——可不是嗎！自從那一天，我發現了我
是天生就地要落伍，至少比別人差半個世
紀，我就說：今生已矣！我再也不想按時
而至了。

巴師典——可憐的于而立！事實告訴我們不是現
時代的人了。

于而立——對！我不是，你也不是…

巴師典——對於潮流我們簡直是莫明其妙。

于而立——我們或者是超於一切，你的話不是這
樣說嗎？

巴師典——我說什麼話？

于而立——潮流！

巴師典（作搖首狀有傷感意）——怕的是，風過葉盡，
潮去景非！

于而立——牠什麼都要，牠的天性如此，我們的
亞耳沙士正遇住牠。

巴師典——管牠的！我決不追逐潮流。

于而立——這就是你我所見不同之處，巴老頭
子：你是倔強，我是忍受；你是向後轉，
我呢，我要看看把戲。老弟，我們挽不住

潮流。

巴師典——尤其是，若遇着令親羅若瑟那樣的人物…

于而立——我們切莫涉及舍親：你對他沒好話，我應當替他辯護。

巴師典——十足的漢奸，你還要在我面前替他辯護。

于而立——可不是的！因為羅帛來是一個有作為的人，是正人君子，不過因為職業的關係，不得不讓步。

巴師典——讓步！你真寬宏大量。

于而立——是不是要這樣，若要深切考慮一下？

巴師典，你應公正一點！你是何等的背景，都是與你志同道合的，羅帛來就不同了，他孤單得很。你是靠天吃飯的，你是農夫，你要的只是太陽與田地，你的莊稼不管是不是種在失地裏，一樣的生長，也不管城中掛的什麼顏色的國旗，到時候一樣的收穫，你！是自由的！可是羅帛來…

巴斯典——我可懂得；開工廠的人不能同我一樣的獨立。

于而立——人們打擊他，牽制他，破壞他：然而誰都知道他廠中的貨物不是行銷於法國的，這個可是實情？設若德國要處分他一下，三四十日抵制，就好了，什麼也不必等了吧？除了死還有啥？羅若瑟的責任可重，妻子，家庭，都要維持，假設他的愛國之心少差於愛家之心，請問，可是你要來懲辦他嗎？

巴師典——答！答！答！…

于而立——他的父親是堅決反對德國統制的人物，因此之故人也懷疑他；所以他就與任何人不同，特別地要顯出他的純潔，作種可靠的反證。

巴師典——他作的太得過火了，那裏用得着！反證？他可會製造，他可真作得出，拿得出，一件，一件地往德國官長的頭上堆！他要壓死了他們，他敢承認，并且大肆宣傳，這不是一個敗將，這原是一個投降敵人的漢奸！

于而立——哦！

巴師典——你可算是熱心，別催眠我了，羅若瑟

是自私自利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誰也逃不出他的算盤，毫無人心的殘暴者把他的工廠，弄得地獄似的，他的家庭弄得猶如獸穴鳥籠，不知羞恥的野心家，他會叫我們頃刻之間看着他，一反其父親當日所爲，否認了其父代表我們在德國國會中誓死力爭亞耳沙土獨立的光榮，棄絕了我們與我們的歷史，毫無羞恥地去作柏林政府代表的官式候選人！

于而立——咳啦！你言過其實。

巴師典——一點不：我所見如此，反證？豈止如此而已？他現在不是以子女作質嗎！他拿出了他的兒子，自然會拿出他的姑娘；爲什麼不能連他父親的姓名都一塊兒犧牲了呢？

于而立——啦！啦！你口若懸河，快成演說家了，連一句有價值的話也不說了。

巴師典——真要把我氣壞了的，真不知道你的姐夫要鬧到什麼程度，他的頭，他的手，隨他的便，但須尊重他人的良心。

于而立(微笑)——他可玷污了你的良心？

巴師典——我，我防着他的！但是，這東西單找弱者與兒童，他爲什麼不叫他的兒子經營他的工廠，像他，像他父親，作一個鋸木工人，他可用得着送他兒子到德國去？不！他想把他的兒子同祖土分開，把他兒子心中所存的一點亞耳沙土的性格消滅淨盡，所以四年來，連假期內都不准孩子回家鄉一看！一定是要他將來作個官，作個顧問，參贊，作個地道的德國人，可對！我見着他了，你的若望，當他剛才下火車的時候…

于而立(很快的)——你看見了他？

巴師典——我真覺着惡心，我連一句話都沒同他說，就逃跑了…

于而立——若望，可憐的寶貝！你一定會叫他難過…他可看出來是你？

娥弟——我覺着，若望先生像向我們這邊來…他面代憂容。

于而立——真可惜，我方才不在跟前；我要在那，也會叫這小孩子少受一點難爲。

巴師典——小孩子！你想不到四年的距離，把他

變成了一個大人，嘴上還長了鬍子。

于而立(笑着)——你別嚇我！娥弟，真的嗎？小若望嘴上長了鬍子？

娥弟——可是呢，于先生。

于而立——這可完了：你們可不能再鬧夫妻的把戲了，你可記得當你們十來歲的時候，他是你的小情人，對你如哈叭狗般的熱心，老虎一般的嫉妒？

巴師典——別再開這樣的玩笑了，于而立，孩子們已經這大年紀。

于而立——怪得很：我真怕見他，我那小若望。我一見這小孩子我就心軟了，我這老光棍總想代家姊教養這個小孩子，使其長大成人，收在跟前使我能在他的身上繼續活下去……你說，巴師典？他可沒有太的……(停了話，遲疑)變了樣……沒有某種……氣味？

巴師典——德國氣味？

娥弟(很快的)——一點也沒有！

巴師典(笑着)——恐怕人們還說他是一個加士戈的學生兵呢！

于而立(快樂)——高魯人的老血又湧上來了！

有一種歌聲由遠而近

歌聲(在遠處)

亞耳沙士淑女之有青結兮

如靈禽之有羽翼

于而立——咳！啦！那個昏頭敢在這裏唱亞耳沙士的聲調？

歌聲：

可翻山兮越嶺。

巴師典——這可是他？

歌聲：

審視宇宙兮，當空。

娥弟——我聽着是若望先生的聲音！

于而立——可憐呀！人家要聽着他了！

歌聲愈來愈近：

亞耳沙士淑女之有青結兮

于而立——他又唱起來啦！（聲音更大）

歌聲：

乃我鄉之喪幡

紀念諸姑與諸兄

與我心同意同情亦同。

于而立(喊)——若望！……我打賭，這位法學碩士連

一條法律都不懂…(喊) 若望！

若望的聲音在外面

哦！哦！哦！

于而立——若望！

若 望(進場)——舅舅！

于而立——這是在這唱，混孩子！你想去嘗嘗
鐵窗風味嗎？

若 望(跳上去就親脖子)——舅舅！啊！我真高興
極了！

于而立——我也高興，強盜！但是，不要再唱那
反動的曲子了！

若 望——舅舅心真好，跑到這裏來等我！

于而立——好了，放開我…不，再親親我！

若 望——在車站上不見一人，真使我失望。

于而立——是我的錯…你真變樣啦。

若 望——你可沒變樣。

于而立——你還認得出巴師典先生吧？

若 望(不自然)——是的，舅舅！但是，我剛才
…(行禮很不自然) 巴師典先生…

巴師典——一向好？若望，歡迎。

(與之握手)